水墨江南(国画) 丹 悟

古木逢春

阮文生

掉下的美味连着弧线
被天空吹了又吹
鸟飞了
未及燃点的闪电
熟悉一大片云彩
其实 描浓了绿荫的方向
可能灰了点
寂静是缓慢的
目光开始了 可又停了下来
这些小牌子
裁定着种类和时间
漆黑的身躯
就像八仙桌下的影子
多结实啊
裂缝没爬上来
可能陷在深深的自责里
而用过的事物是空瘪的
它们扣紧一片暗黑
小路失声了
厚重的腐殖质托着仰望
数也数不尽的绿叶
一片接一片地唱了起来

随笔

金谷堆

吴文玺

春日里的春阳斜斜地照耀着，金谷堆一派安谧，安谧得就像一位春睡的老人，惺忪，懈怠而且疲沓。汜水河懒懒地绕着金谷堆，弯弯的河水在熏风里静静流淌，闪耀着醉眼似的光芒。

沿金谷堆往西再走五里，就是我老家。我小时候，金谷堆很热闹，有街道，有集市，有合作社，还有药铺，染坊，车马店，石灰场，丸子摊，烧饼炉子……依小孩子的见识，那里俨然就是都会。

金谷堆当街有个老中医，叫做焕成，是我的远门子本家，很有些名声。我却忒怕他，因为他会针灸。扎针可能是乡下最经济的诊疗方法，所以大人们很喜欢，小孩子们一旦头痛脑热，或者跑肚拉稀，或者咳痰遗尿，都要针灸。焕成有个徒弟，叫做常发，虽也有些年纪，技艺却不怎么长进。我们小孩子就编派他师徒俩："肚子痛，叫焕成，焕成木搁家，叫常发，常发又会拨拉又会扎。"

拨拉，如今称作"按摩"，或曰"推拿"。常发的拨拉和扎，我悉数领教过，每每哭得一脸鼻涕一脸眼泪，骨子里恨透了他那双涩刺刺的手。

那街的尽头便是汜水河，河上有桥，钢筋混凝土混浇而筑。枯水的时候，桥在河上，丰水的时候，河在桥上，乡民们名其曰"漫水桥"。漫水桥往下游，水深而且阔，泛着且清且浅的涟漪，划子款款地于河面上漂过来漂过去。划子，形似两只矩形木斗，中间连着两块木板，好像放大了的一个"井"字。头上顶着竹笠的渔人蹲在木板上，手持一只木桨，哗哗地划水前进。几只鱼鹰一拉溜蔫蔫地排在船头，时而会有一只两只扑棱着湿淋淋的翅膀，钻进河里，拖出一条鱼来。那些鱼鹰脖子上扎了麻绳，可以下咽的小鱼，鱼鹰们就犒赏自己，实在咽不下的大鱼则要被渔人挤出来拿去换米。因为常常被挤，那些鱼鹰的脖子大都光秃秃的，远远望去，一条条无遮无羞的鹰脖子白而且粉嫩。

尽管焕成和常发都宅在金谷堆，我还是很乐意一趟一趟地往那里跑，因为那里的丸子摊，烧饼炉子，还有汜水河。金谷堆当街因为是公路的一部分，所以时不时会跑些汽车，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见蒙着帆布的吉普车和扣着铁皮的鳖盖车。

长大以后，知道金谷堆曾经是一春绮梦。大约源于王莽撵刘秀。刘秀逃至此处，汜河当道，马无草，人无粮，只有一地埒礓，刘秀大为沮丧，嘟哝道：何以不是一地元宝？一言既出，顿时金光四射，一地埒礓化作一地元宝。将士们捡起来换了吃喝，备了粮草。此后，那里就开始叫做"金谷堆"。

埒礓，字典里说是小石头。其实是一种介乎石头和坷垃之间的矿物，硬度弱于石而强于土，乡民砌墙多用埒礓填陷，比石头省，比坷垃结实。

春天里，我再走金谷堆。那条街已经很破败，当街的马路早已改道，两厢的铺面也早已关张，许多人家人去楼空，据说大都搬进了城里。站在空荡荡的街心，扑面无尽的怆恨。那个叫我恨到牙根痒痒的焕成和他的徒弟也早已作古，中医和针灸在那里已经无以为继，街上再也找不到一棵草药和一个通点经络的后人。

窄窄的汜水河好像一只患了白内障的眼，失神，晦涩，浊而且脏，河床上堆满了枯枝败叶，沟渠一样的河水早已无力撑起划子，渔人和鱼鹰遥远得就像天街的灯笼……乡民们说河里还活着的鱼只有蚂蚱那样大小，即便捞出来喂猫猫也不肯轻易下嘴。

我觉得一阵阵纠结，不知道还有多少曾经的繁盛正在走向沉寂，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曾经的沉寂正在走向喧嚣。

回望金谷堆，依然是一地埒礓。

新书架

《断头》

新 星

热爱园艺的帕特里克·埃德尔曼拥有一栋乡间别墅和一个巨大的玫瑰花园。他的成长经历似乎充满传奇色彩，虽然他看起来不思进取，但所有挡在他前面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适时"死去。长长的死亡名单里包括不想留给他遗产的姨婆、不想把女儿嫁给他的神父、差一点就要发现自己的财产被他挪用的客户、想揭发他不光彩历史的同事、阻挡他升职的上司……当公司的领导发现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的时候，惊慌失措地找到达尔齐尔和帕斯科，希望查清楚这一切究竟是不是巧合。

散文

两情相悦

王吴军

红尘里的一双男女，彼此倾慕，且念念不忘，总是不愿意分离、深深的眷恋里，是一份珍藏于心的爱，这样的感觉，就是两情相悦，因为两情相悦，就会坚信，总有佳期。

像一朵云倾慕着一片雨，幸福的期待中，哪怕听到对方一些零星的消息，心里便总想着总念着，与所倾慕之人的亲密接触，似乎近在咫尺。细细思量着，暗地里想了个百转千回，但是，有时候也只能是暗地里悄然思量着。不过，一旦这人到了跟前儿，便有了秀色可餐的激情，纵使红尘万丈，也是触手可及。

今朝风日好，两情相悦里有着难以言说的甜蜜。有情人便是如此，纵使千山万水，也能进到心里去。两情相悦，就是一个有情的灵魂消受着另一个同样有情的灵魂，相悦的过程，深深地被打动着，哪怕是细腻如丝的一点小情感，都能体味，且能随着情境越来越美，越来越有了酣畅的共鸣。这真真就是两情相悦了，优雅，隽永。即使是短暂的分手，仍是不忍，这般急急地就离去了，尚未走开，已经料到了走开之后的怅然若失。

干脆和那个人尽情相守，像守着一本喜爱不已的书，封面很有令人看不厌的味道，名字又透出亲切的意蕴，内容更是颇为称意，带来幸福的慰藉。心情不快的时候，若不是因了和那个人的两情相悦，想来会整日郁郁了。

两情相悦的趣味，总能引人入胜。平淡的日子，因了那一份眷恋，别有洞天。那些亲密相依的小细节、小心情颇为动人，仿佛迷恋天上的月亮，只是迷恋的是一个人。心中怀着两情相悦的幸福走在人生的路上，美好的情愫轻舞出迷人的风致。

一切，还是因为有情的美好。

喜欢一份闲散的时光，睡了午觉，洗了澡，在绿树下守着那个人，一边吃茶，一边细细观赏身边的风光，围墙外，偶尔传来零星的车声和人语，太阳斜斜地拉长了树影的时候，悠悠响起了婉转的笛声，轻灵的旋律，在橘黄色的光影洒满的身边荡漾，茉莉花的香气在轻轻弥漫，时光似画，和那个人一起品味着一段心事，昔日独行时的多少孤愤，一下子随着两情相悦的幸福缓缓逝去。

坎坷之后的喜悦，磨难之后的人生，曲折之后的幸福，唯有一个情字让人最难释怀，那时，似乎只是看了那个人一眼，就再也忘不了。记得，是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撞到了那个人的身上，慌忙地低着头，说了声"对不起"，就匆忙地往前赶。那个人竟然也说了声"对不起"。这是第一次相遇，就再也忘不了了。也许这就是缘分。当爱情来的时候，想逃是逃不掉的。在特定的时间，遇上了那个人，看了一眼，就注定了一生的缘和一世的情。从此，为了一个情字，山高路远，也可以赴汤蹈火。

两情相悦是经历了世事沧桑后，那种心灵的紧紧相吸。两个原本陌生的人，经历了世事的磨难和感情的苍凉，重情重义，就像两块磁铁，遇上了，一定会紧紧的相吸。爱情就是这样，当它来的时候，是躲不掉的。而真正的爱，源于气质、才情、人品。最难风雨故人来，一个"难"字，让相逢有了十足的味道。风花雪月，亭台绿树，小桥流水，两个相爱的人儿款款漫步，喁喁私语。从此，爱情再也逃不掉。即使山长水远，依然彼此想念。

是谁说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好！

有情人终成眷属。人间的美景和好时光，不能辜负，遇到倾慕的人，休要失之交臂。两个相知相爱的人，若能烹茶焙酒，闲话畅谈，隽永的意绪，美好的情愫，在时光里摇曳生姿。

男女的两情相悦，如一代的江山，是天意当然，有风光无限好，叫人心醉。两情相悦，让人心生慈悲，两情相悦也让人心生喜欢。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喜欢。在倾慕的那个人面前，会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因为懂得，那个人就开出花来。无数人的一生，所缺的就是懂得的目光。多少人活得风头无限，花枝招展，却没遭遇到倾慕的人，只能宿命地被岁月催老。倾慕的人能看出道出对方的好，吉光片羽，林林总总，好得分明，好得华丽，随处指点，点出的正是风景，能让人永远地活。

两情相悦的好，只有倾慕的人为之惊动，要闻鸡起舞。两情相悦的好，会好到让人看了叹气。倾慕的人的出现、注视，是命运的慈悲，所以，就开花了。所以，就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在相守的日子里，是照花的前后镜，是花面交相映，有着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恩爱，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

世间的事，再美好也终都有个尽头，当生命结束的时候，最终的分开，不是缘尽，是天涯海角依然的牵挂。

两情相悦，又何止在今生今世。

山川竞秀(国画) 斯位文

小说

孪生兄弟

谢大立

怎么又是他？我看他一眼，上还是不上呢？他把头朝我这边伸了伸，笑容可掬地说，很高兴为您服务。我说，我要到汤逊湖，能去吗？他说，去，到哪里都去，出租车，顾客就是上帝……我想说，那里可是堵车，堵得还蛮厉害的……他的笑容，让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上了车，他说，汤逊湖，大学城，您是那里的教授吧？老远，我就看出来，您一定是那里的教授……我说，你老远就看出来我？他说，可不是，您站有站像，招手有招手的样，处处都显得彬彬有礼。不像那些打工的，愣头愣脑；不像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轻轻浮浮；也不像那些口袋里有几个钱，瞎乱摆谱的……

他的话使我想起那天坐他的车他给我说的那些话：到处挖，到处堵车，这个城市完全让一些读书人搞坏了，听说那个设计道路的就是从你要去的大学城升上去的，听说还是个什么教授，教授都是些纸上谈兵的队伍。百无一用是书生，你不会告诉我，你也是那里的教授吧？

于是，我还是忍不住说，你老远就看出了我，证明我这人简单，被你一眼就看透了。他说，您可别这么说，让人看透也不是什么坏事，君子坦荡荡，这可是圣人说的，圣人的意思，不就是主张让人看透吗？让人看透你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不是那种长戚戚的小人……我一笑，仅仅是一笑。

车，又被堵住了。我怕堵车，更怕堵车时的士司机的牢骚。这种怕，正是来源于一个月前，我坐他的那次车。他骂道路，骂城管……骂完后，说走这趟线就是倒霉，走走停停，费油，还费时间。让你坐在他的车上，很不是滋味，很尴尬，就像您坐他的车，欠了他八百吊似的。

好在我们旁边的车，传来了争吵声，他从车上下去了。是一个的士司机和一个开高级轿车的女人在吵，都说对方挤了自己。一会儿，传来了他的声音：心放宽点，就不挤了。两个人的争吵真还没了，他拍拍的士司机的肩，最后那下用了些劲。的士司机对女人说，对不起……女人也改口说，只怪这路……他说，路也是暂时的，修完了就好了，看了规划图，还是蛮科学的，完工后这里的车流就顺畅了……

难道这个的士司机不是我上次碰到的那个？这世上，有两个长像完全一样的的士司机？这个问号，在我的心里放大再放大，直到到站。

票价和上次的一样八元五角。上次，我的手头只有八元零钞，我说是不是八元算了？他说他有零钱，可以找！还说，油价上涨，堵车费油、还费时间，为我跑这一趟亏死了。我的心情本来已经被他弄得很不好了，说，得得得，你这人……口若悬河着，把一张百元钞甩给他。他也把一堆零钱甩给我，说，得得得，我看你这人也是给人上课惯了，养成了职业病？

今天，我的手里有张十元的，我甩给他说，堵车让你费油、费时间，不用找了。我这么说，是进一步试探他是不是那天那个他。他说，那怎么行！说着，找给我两元，说他没有五角的零钱，收八元算了。说荡逊湖的风景好，他最近来到这里，每次的心情都特别好，说我坐他的车，是花钱请他到这里来看风景，冲这，他已经占老大的便宜了。

说着，他冲我说，祝您好运，希望能再为您服务……我说，慢，想问你个事，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他一怔，说，孪生兄弟？望着我恍然一下，笑得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有过，可是一个月前，他谢世了……去世了？我骇然。他释然一笑说，我那个孪生兄弟怪怪的，听了一位高人的话，惭愧死的。那人对我那怪怪的孪生兄弟说，我们改变不了环境，可以改变自我的心情……

望着他高兴地离我而去，我依稀记起，这话好像是我那次口若悬河的产品……我说，你这人今天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他说，开心又怎么样？不开心又怎么样？我说，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他打断我的话说，从这个城市开始满城挖的那天起，老子的心情就没有好过……我也打断他的话说，环境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

这一天，许是因为他的祝福，我的心情有史以来地好。

王铎诗一首(书法) 史全

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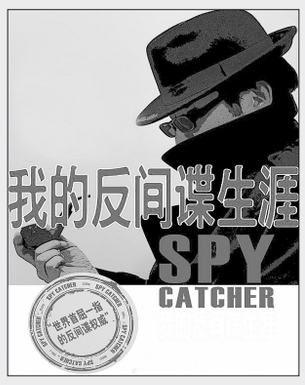
他意识到自己的交代已经使真相大白，两小时以后口授并签署了一项内容完整的声明。现在，这项声明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1942年7月7日，蒂莫芒斯在旺兹沃斯的监狱里被处绞刑。他也是"Grüundlichkeit"的牺牲品。

考核间谍

英国政府的谍报人员在派出执行任务之前，要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包括跳伞和各种爆破技术，他们住在远离城市的特种学校里，课程有：乔装术、无声暗杀法、设置诱饵、收发报、摄影、密写、熟悉所去地区的自然环境等。智力和体力训练的标准都很高，只有第一阶段测验合格的人才准许继续学习。纪律很严，不得酗酒，不得有情人，谈情说爱常常使间谍送命，因为感情是难以控制的。

经过训练后，体力和智力都达到高标准的青年才可以派去执行艰巨的任务。尽管经过精心的训练，他们的死亡率仍然是惊人的。有一次，一批英勇精干的荷兰青年被盖世太保一网打尽，原来，一个早已混进来的奸细告了密。有时候，间谍落到敌人手里，纯粹是由于自己无能。这不仅意味着我们长期训练不甚见效或有关我们训练方法的宝贵资料落到了敌人手里，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领导对谍报工作的看法有问题。让一个勇敢的人去执行一项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只占十分之一，这是一码事；但如果让一个人去完成一项使命，成功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或者根本没有可能，那么，这等于让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去白白送命。



在这种情况下，在执行某项任务之前有的领导便决定派出在反间谍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官员对这些刚刚训练出来的新手进行一次考核。如果考核通过，他就可以相信自己能对付盖世太保了；如果考试失败，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而是要接受不再重犯同样错误的教训。这项决定付诸实施后，我奉命去考核即将离开英国的一批间谍。考试很严，除了肉刑之外，我用了盖世太保惯用的一切手段。

几天之后，我接待了三个青年人——三个英姿飒爽的男子汉。个个目光炯炯、健壮、干练，而且和蔼可亲、机智、聪明。

陪同来的教官显得矜持而自信，我问他：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后天。"他回答说。

"他们怎么样？"

"很好，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

我把三个青年又打量了一番。他们服装整洁，不新也不旧，确像三个去做生意的比利时商人。我走到离我最近的那个青年面前，把手伸进他的西装背心里，拉出他的领带，翻过来一看：伦敦，西一区，牛津街，舍尔弗雷捷斯大百货公司。

"把他们带回去！"我对陪来的教官说，他显得颇为尴尬，"如此说来，无需再提别的问题了！"

我回身倒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幸好还没有派出去。"我暗自思索着。让那几个勇敢的小伙子不明不白地去死，这是犯罪。我简直不理解，花了这么大力气，对他们进行了智力和体力训练之后，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疏忽。我伤心地摇了摇头，想到：就是这些不该有的粗心大意，断送了多少宝贵生命，浪费了多少钱财。

六天以后，我又受命去考核一个去比利时的青年，他将要跳伞着陆。这一回，他们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发现任何足以暴露身份的东西。

我对他说：一旦你被盖世太保抓获，你怎样对他们讲"自己的来历"，而且要讲得合情合理。现在先讲给我听听。下面就是他给我讲的"来历"。

"德国入侵比利时后，我逃到了法国南部的尼斯，在一个花圃找到了工作，当了八个月的花匠。后来，我听说比利时的情况有所好转，就决定回布鲁塞尔。"他站在那儿，说得活灵活现。

"你在花圃干什么活？"我用佛拉芒语问他。

"翻地，先生！"

"把你的手伸给我看看！"

他伸出双手，让我察看。手指细嫩，没有老趼，也不粗糙；指甲光滑，没有一丝裂纹，也没有变色。翻了八个月的地，谁还能长着一双像坐办公室的人那样柔软的手呢？

我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出于怜悯，也出于恼怒。

"很好。再讲一点你在花圃里的事，都种些什么花？"

"玫瑰和(他停了一会儿)……丁香。"

沉默片刻。

"倒挂金钟呢？"

20

连载

"是川奈吗？"

"嗯，是吧。"

一如既往，泷从口袋里掏出卷烟，叼在嘴上。添田立刻取出打火机，在泷眼前打了火。

"谢谢。"

三五句寒暄后，两人便双双陷入了沉默。不多久，泷良精便寻了个借口坐到了别处。

翌日，总务课发下了新的社员名册。

这本社员名册中收录了R报社的所有员工，上至董事，下至非正式员工，无不包含。卷末还有退休老员工的名单。

添田彰一也随意翻看着名册。在最后一页上，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泷良精 世界文化交流联盟常任理事"，随后是他的地址：

东京都大田区田园调布3-571

"田园调布！"

这不正是伊东忠介在品川旅馆里提到的两个目的地之一吗？

没错，伊东忠介肯定去了泷良精家！

事已至此，他的心中也依稀有了对于另一处的猜测。他走进了调查室，在职员名册上找到了欧亚局的那一部分。

欧亚局某课课长村尾芳生 家庭住址：港区赤坂青山南町6-741

伊东忠介去的是"田园调布与青山"，这正是泷良精与村尾课长家的所在地。

添田彰一走出调查室，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

添田的努力

添田彰一拜访了品川的筒井屋旅馆。

"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了。"添田打了声招呼。

"欢迎欢迎。今天有什么事吗？"

店主笑了，脸上挤出些皱纹来。

"实在是不好意思，其实还是伊东先生的那件事。您之前说过，伊东先生在住店的第二天去了田园调布和青山，这两个地点没错吧？"

"是的，肯定没错。当班的女服务生听得清清楚楚。"

"伊东先生住店的时候，有没有做出什么可疑的举动呢？"

"嗯……我没有直接见过伊东先生，所以不是很清楚。要不我把当班的女服务生叫来吧？"店主说道。

不多久，来了一位又矮又胖的女服务员。

"你们老板让我找你了解情况。那位叫伊东的客人，当时有没有打过电话？或是有电话找他？"

"没有。只是他让我买过一张东京的地图。"

"地图？"

真奇怪。并不了解东京地形的伊东忠介，为何会死在世田谷那片僻静的农田中呢？

"你去客人房里的时候，他有没有拿出几张像从芳名册那类东西上撕下来的纸片？"

"这……"女服务生低下头，思索了片刻，"不，没见着。只是，吃过晚饭以后，他让我给他拿晚报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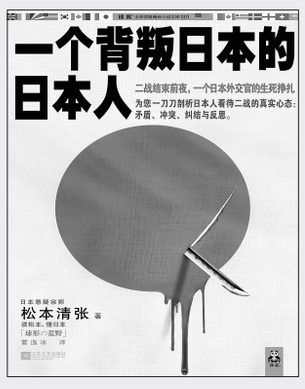
"谢谢。"

添田给她硬塞了些小费，离开了会客室。

回到报社之后，添田找上了社会部的朋友。

"你要去外国人住的酒店调查？这就麻烦了。天知道酒店会不会把登记簿给记者看。毕竟是服务业，那些可都是商业机密啊。"

"可我就是想看看，"添田说道，"能不能想想办法啊？"



"你可以问问外报部的小A。那家伙是专门负责采访外国人的，一有领导来他就会出动，认识酒店工会的人。"

添田从小A那里得到了一张名片，走出了外报部。

报社离K酒店很近。只是添田知道自己不会只去K酒店一家，所以要了辆车。

K酒店的经理姓山川，是个刚步入老年的绅士。小A的名片兼介绍信起了作用，他立刻让添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实在不方便把名册给您看。"经理抱歉地说道，"这毕竟关乎客人的秘密，我们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们把这些信息透露给第三方。"

添田只能寄希望于经理的好意。

"我不知道那个外国来的日本人叫什么名字，他大概是六十岁左右，请问这段时间里有没有这样的客人入住呢？"

"哦……是美国来的客人吗？"

"不，不一定，也许是英国，也许是比利时，我也不确定。"

"原来如此。他是和家人一起来的？"经理反问道。

"不，不清楚。大概是一个人来的。"

"不知道名字的话，还是直接问前台的人更快。"经理建议道，"外国来的日本人，年龄六十岁上下，凭这两个特征也许能问出点什么。"

经理拿起桌上的听筒。一会便进来了一名年轻的员工。

他听完经理的描述，思索了片刻。

8